

〔南朝宋〕鮑照 著

錢仲聯 增補集說校

鮑參軍集注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

〔南朝宋〕鮑照著
錢仲聯增補集說校

鮑參軍集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1202.38
532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鮑參軍集注 / (南朝宋) 鮑照著; 錢仲聯增補集說校.
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5. 5 (2009. 7 重印)
(中國古典文學叢書)
ISBN 978-7-5325-4043-3

I. 鮑... II. ①鮑... ②錢... III. ①古典詩歌-注
釋-中國-南朝時代 ②古典散文-注釋-中國-南朝時代
IV. I213.91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08)第 028301 號

中國古典文學叢書

鮑參軍集注

[南朝宋] 鮑照著
錢仲聯 增補集說校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發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(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印刷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15.25 插頁5 字數 348,000

2005年5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3次印刷

印數: 1,001-1,800

ISBN 978-7-5325-4043-3

I·1779 精裝定價: 43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 請與承印廠聯繫

前言

曾被大詩人杜甫冠以「俊逸」^(一)稱號的鮑照，是我國南朝宋著名文學家。他在南朝文壇的顏延之、謝靈運中，「頗自振拔」^(二)，繼承和發揚了現實主義文學的傳統。他的創作，在文學園地中，特別是在古代詩歌的園地中，開放了驚人的奇葩。

鮑照，字明遠，本是上黨^(三)人，後來遷於東海^(四)。生活的年代（約公元四一四——四六六年）稍後於同時代的著名詩人陶淵明（公元三六五——四二七年）。他出身於寒族家庭，自稱是「負鍤下農」^(五)，「廢耕學文」^(六)。他是有抱負的才士，不甘心屈從於當時的門閥制度而要爭取政治上的地位。但是，在世族豪門的壓抑下，他在政治上一直是不得志的。二十多歲時，獻詩於臨川王劉義慶，被提拔為王國的侍郎，那是一個起碼的事務官。繼而在衡陽王劉義季、始興王劉濬的王國裏當個侍郎，經常過着貧病交迫的生活，後來在劉宋王朝直屬的官府裏，擔任過太學博士、中書舍人、海虞令、秣陵令、永嘉令等官職。爲了避免忌才的宋世祖的猜忌，曾故意寫些「鄙言累句」^(七)的文章以苟全性命。最後任臨海王劉子項參軍，在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中被亂兵所殺。封建統治者的壓抑和迫害，造成了鮑照悲劇性的一生。

鮑照是詩人，又是駢文家，主要的成就在詩歌創作方面。他生活的時代，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十分尖銳，而他的「家世貧賤」〔一〕，則又使他同下層人民比較接近，所接觸的生活面比較廣闊，因此，他的作品首先是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現實。在《代苦熱行》、《代東武吟》、《擬行路難第十四》、《擬古第三》等篇中，描寫了佛狸窺江〔二〕威脅下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，統治階級對士兵的殘酷壓迫，抒發了自己抵禦外敵的壯志；在《擬古第六》中，揭發了貴族大地主加在農民頭上繁重的租稅徭役；在《擬行路難第三》中，控訴了統治者的內訌戰爭給民間家庭帶來的離愁別恨。這些作品是鮑照全部作品中最光輝的部份，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，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感情。其次，較多的是對不合理的門閥制度的揭露。在《擬行路難第六》、《代結客少年場行》、《代放歌行》等篇裏，抒發了寒族士人懷才不遇的憤懣和對於黑暗現實的不滿。除此以外，有一部份寫自然景物的作品，其中如「松色隨野深，月露依草白」〔三〕，「青冥搖煙樹，穹跨負天石」〔四〕，「木落江渡寒，雁還風送秋」〔五〕，「風起洲渚寒，雲上日無輝」〔六〕，「晨光被水族，曉氣歇林阿」〔七〕，「複澗隱松聲，重崖伏雲色」〔八〕，「涼埃晦平皋，飛潮隱修櫓。孤光獨徘徊，空煙視升滅」〔九〕，「差池玉繩高，掩藹瑤井沒。廣岸屯宿陰，懸厓棲歸月」〔十〕等，形象都很鮮明而新異。一些寫遊子之情的詩篇，如《代東門行》、《日落望江贈荀丞》、《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》、《贈傅都曹別》、《上潯陽還都道中》、《發後渚》、《岐陽守風》，也都生動地鈎畫出哀愁慘切的情景，具有感人的魅力。

鮑照的詩不僅在內容上能反映社會現實，抒寫個人的真情實感，不同於同時代一般貴族詩人的故弄玄言和沉溺於山水之間；就是在形式方面，也和謝靈運、顏延之的過於雕琢華辭、堆砌故實，走着不同的道路。鮑照善於學習民歌，「欲汰去浮靡，返於渾樸」〔二〇〕。他的詩作，多得益於漢魏樂府和同時代的江南吳歌、荆楚西聲。就學習吳歌西聲來說，他還是六朝第一人。他從民歌吸取營養，豐富了詩歌的語言，發展了詩歌的表現形式，創作了大量的樂府詩。他不僅寫了不少五言樂府，而且還寫了二十多篇七言樂府，把七言詩推進到成熟的階段。從此，七言的新形式，逐漸被詩人們廣泛地採用。到了唐代，七言就成爲我國古代詩歌的主要形式。可以說，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，他是一個「上挽曹、劉之逸步，下開李、杜之先鞭」〔二一〕的重要詩人。鮑照的創作，不同於陶淵明；陶淵明不寫樂府詩，全力發展五言詩，鮑照則樂府與五言古詩雙軌並進，突出的成就在樂府方面。鮑照作樂府又不同於陸機；陸機擬樂府，完全是模仿，鮑照則能創造性地自制新題，或是借舊題以寄託新意。他運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，融入民歌的風格，創造了大量生動活潑而又精煉新穎的詩歌語言，因此，他的作品就和顏、謝一派「典正可採，酷不入情」〔二二〕的形式主義傾向異趣。在當時，他對形式主義逆流，是曾經進行過鬥爭的。他曾當面批評當時處於詩壇領袖地位的顏延之的詩作「如鋪錦列繡，雕績满眼」〔二三〕，而使顏延之「終身病之」〔二四〕，這也使他更加受到延之的貶抑與排擠。延之素來瞧不起和尙湯惠休的作品，稱之爲「委巷中歌謠耳」〔二五〕，却又故意將鮑、湯兩人並提，「立休、鮑之論」〔二六〕，列鮑於湯後以示貶抑。這樣，就使「才秀人

微，取湮當代」(三)的鮑照，在南朝詩壇上招來了更多的歧視。作《南齊書·文學傳論》的大貴族蕭子顯，盡管客觀上不得不承認鮑照的詩歌風格，已經成為當時的三體之一，可是仍然說他「雕藻淫豔，傾炫心魂，亦猶五色之有紅紫，八音之有鄭衛」。作《詩品》的鍾嶸，也把鮑詩列在中品，說他「貴尚巧似，不避危仄，頗傷清雅之調，故言險俗者，多以附照」。這種指摘，顯然是指鮑照學習民歌，抒寫愛情的作品。事實上，鮑照樂府中描寫愛情的作品，多來源於民間歌謠，富有真摯的情感，內容是健康的。而堪稱「淫豔」、「紅紫」的不健康的作品，倒是那些南朝貴族所寫的宮體詩。從鮑照對顏延之的批評和顏延之等人對鮑照的貶斥，可以看出當時文學領域內兩條創作道路的鬥爭。

必須指出，鮑照詩的內容，也存在着某些封建性糟粕。鮑照一生不得志，地位低微，這固然使他比較接近社會下層，同情人民的疾苦，寫出了不少表現人民思想感情的現實主義詩篇，但同時也造成了他思想上的矛盾。他一方面對自己的身居卑位、懷才不遇感到憤憤不平，另一方面却又在詩中表現了對「出入重宮裏，結友曹與何。車馬相馳逐，賓朋好容華」(四)那樣一種生活的嚮往。由於自己的「十載學無就」，面對着「善官一朝通」的人，同樣流露出企羨的情緒。因此，他又對貴族藩王表示了忠誠，在詩中有「命逢福世丁溢恩，簪金藉綺升曲筵，思君厚德委如山，潔誠洗志期暮年，烏白馬角何足言」(五)和「犬馬戀主情」(六)之類的諛詞。集中還有一定數量的侍宴從遊的作品，如《從過舊宮》、《從臨海王上荆初發新渚》、《侍宴覆舟山》、《從拜陵登京峴》、《蒨山被始興王命作》等。同時，不得志的環境給予他的刺

激，使他產生了宿命論的思想，發出了「對酒敘長篇，窮途運命委皇天」〔三〕的哀嘆。在這種思想影響下，他在黑暗的社會現實面前採取了明哲保身、消極退隱的態度，以「鹿鳴在深草，蟬鳴在高枝」〔四〕自況；還有像「寄語後生子，作樂當及春」〔五〕、「浮生念當幾，歡酌忽盈衷」〔六〕、「窮途悔短計，晚志重長生」〔七〕等，表現出一種頹廢的情緒。這些是他作品中的糟粕。在表現形式方面，元嘉時代雕琢的詩風，不能不吹到他的身上。在部份五言詩中，也有一些近於謝靈運的那種過於矯揉造作的語句，有時愛用一些替代字以標新立異。這對於後世，起着某些不良的影響，為韓、孟一派刻意致力於生僻奇奧者所祖述。但這些形式上的缺點，並不足以造成對鮑照「俊逸」風格的嚴重損害。

鮑照的駢文，向來被談藝家所推崇，被許以「鑣彫雲風，琢削支鄂」、「全乎其氣，煊乎其華」〔八〕、「藻耀高翔」的美譽〔九〕。在今天，應該給以恰當的評價。駢文，這一與貴族地主階級奢侈靡生活相適應的文學形式，隨着兩晉以來世族豪門勢力的發展而發展。茅盾先生說：「這一股風，吹遍了一切的文字領域。不論是記事、哲學或文學理論、應用文，都用駢體；這就使得先秦諸子和司馬遷所發展的散文優良傳統，突然中斷，而同時也形成了文言與口語的越來越大距離。」〔十〕遺憾的是，「六朝的杰出的詩人們，雖然曾經有意識地反對當時綺靡的詩體，並且從民歌得到了啓示，不同流俗，然而他們對駢文還沒有大張旗鼓來反對。」〔十一〕出身寒族的進步詩人鮑照，也承襲了這種駢儷形式，並沒有超越時代風尚的限制。如頌揚劉宋王朝「功德」的《河清頌》，對貴族統治者感恩圖報的《野鵝賦》、《拜侍郎上疏》、《轉

常侍上疏》，宣傳佛教思想的《佛影頌》，這些作品，無疑是夾雜了許多封建糟粕的。不過，鮑照駢文的內容，畢竟不完全等同於南朝幫閑文人的作品。在他的集子裏，我們看到更多的，有敢於揭露門閥制度的不合理的《瓜步山楬文》，有反映統治集團內戰給人民帶來沉重災難的《蕪城賦》等，這類作品，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。在《尺牘賦》中，拂去明哲保身消極思想的灰塵，依然顯現了「見義而守勇」的正義感。在《飛蛾賦》中，表現了敢於面對現實的昂揚的精神狀態。另外，有幾篇在藝術上具有較高的成就：《登大雷岸與妹書》描繪廬山的景色，設色妍麗，像金碧樓臺一樣；《石帆銘》又善於刻劃奇突的山川形象。這種美術化了的寫景文，在南朝影響了陶宏景、吳均寫景書札的寫作；在北方，則對酈道元撰寫《水經注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。又如《飛白書勢銘》則能形象地繪摹我國古代書法的藝術境界。鮑照的駢文，是他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份，被稱爲是「遠追揚、馬」〔二〕，「氣體恢宏」〔三〕的佳構。

關於鮑集版本問題和先祖父創始作注一直到本人校補的過程，已詳於先祖父原序、黃節先生序文和本人的附識中，這裏不再贅述了。

一九五八年九月錢仲聯寫於江蘇師範學院

〔一〕杜甫《春日憶李白》：「清新庾開府，俊逸鮑參軍。」

〔二〕王應麟《詩藪》。

〔三〕上黨，南朝僑置縣名，屬徐州淮陽郡，今江蘇宿遷縣地。

〔四〕東海郡，屬徐州。

〔五〕見《解褐謝侍郎表》。

〔六〕見《侍郎報滿辭閣疏》。

〔七〕《宋書·臨川王傳》附照傳。

〔八〕虞炎《鮑照集序》。

〔九〕佛狸，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小字。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（公元四五〇年），拓跋燾南侵宋，直抵長江北岸的瓜步。

〔一〇〕見《過銅山掘黃精》。

〔一一〕見《從登香爐峯》。

〔一二〕見《登黃鶴磯》。

〔一三〕見《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》。

〔一四〕見《還都至三山望石頭城》。

〔一五〕見《行京口至竹里》。

〔一六〕見《發後渚》。

〔一七〕見《岐陽守風》。

〔一八〕〔一九〕王應麟《詩藪》。

〔二〇〕《南齊書·文學傳論》。

〔三〕〔三〕〔三〕《南史·顏延之傳》。

〔四〕〔五〕鍾嶸《詩品》。

〔六〕見《代堂上歌行》。

〔七〕見《代白紵歌辭》。

〔八〕見《從臨海王上荆初發新渚》。

〔九〕見《擬行路難》。

〔一〇〕見《代別鶴操》。

〔一一〕見《代邊居行》。

〔一二〕見《望孤石》。

〔一三〕見《代昇天行》。

〔一四〕張惠言《七十家賦鈔序》。

〔一五〕李詳《與孫隘堪書》。

〔一六〕〔一七〕茅盾《夜讀偶記》，載《文藝報》一九五八年第一期。

〔一八〕吳汝綸《評河清頌語》。

〔一九〕孫德謙《六朝麗指》。

錢序

振倫注樊南文集補編，既付刊，乃從張溥漢魏百三家摘鈔江、鮑二家，自序欲爲箋注，而未果。緣精力衰頹，又吳制府既去，并借書不可得也。內鮑明遠集，尤所服膺。老不能閒，遇所記憶，輒標識於簡端。積久漸多，塗乙幾無隙，乃手錄一過成帙。明遠詩文有見於文選者，卽錄李善注；其詩有見玉臺新詠者，近人吳兆宜有注，有入漁洋古詩選者，聞人倭有注，皆依錄而不沒其名。李善注文選，採用薛綜、劉逵諸注，此例固可援引也。考隋書經籍志、唐書藝文志，鮑照集皆作十卷。何義門手批蕪城賦：「重江複關之隄，宋刻鮑集作重關複江。」則是義門固曾見宋本。今四庫全書所收鮑參軍集十卷通行本，則已爲明人都穆所輯，是紀文達所見已非宋本，特卷數與隋唐書偶同，不知視宋本所缺幾何？此外有正德庚午朱應登刊本，與都本同。張溥亦明人，而所收明遠詩文止二卷，又不知視諸本所缺幾何？漢魏百三家多錄原序，溥知有虞散騎序而不採，亦所未解也。憶昔主講杭州，每求珍笈，輒從文瀾閣借觀。維時宋本不可得，而通行本尙可得也。今鄉關縣邈，兵燹摧殘，既無能問津。間有計偕入都者，屬爲訪諸廠肆，亦杳不可得。徒抱此斷簡殘編，矻矻箋注，夫亦

不可以已耶！雖然，樊南文集其初亦從類書掇拾而成耳，自徐、馮注出，蒐羅漸富。而振倫從欽定全唐文錄補作注，數乃埒之。蓋成書之不易如此。自今以往，或訪得鮑集完本足成之，則以此爲大輅之椎輪也可，否則爲貧家之敝帚也可。是爲序。

同治七年十月歸安錢振倫書於袁浦講舍

先大父鮑參軍集注六卷，晚年手自寫定。一九二三年，順德黃晦聞先生從余家借去鈔本，就詩集部份四卷增加補注集說，由北京大學排印問世，流布未廣。而文集部份二卷，黃先生未有補注，亦未刊行。余講授有暇，輒就原注加補注集說，體例一如黃先生。其詩注部份，黃補亦尙存罅漏，併爲補苴，且增集說之被遺者。更取涵芬樓影印毛斧季校宋本、文選六臣注影宋本、樂府詩集影宋本、嚴可均全宋文及藝文類聚、初學記、太平御覽等所引，校勘全集一過，增加校語於注文之後。先大父原本注中有「一作某」者，一仍其舊。凡卷一、卷二兩卷，聯所增注部份，加「補注」二字，以區別於原注。文後附集說，亦聯所增輯。卷三至卷六四卷，黃先生補注，原別載於每詩之後，今散入各句之下，加「補注」二字，以區別於原注；聯增注者，加「增補」二字區別於黃注，詩後集說，黃先生所輯；補集說則聯所增也。卷末附聯所撰年表，爲讀者知人論世之助。集說之外，別選輯前人總論鮑氏詩文者附卷末，亦原注及黃本所無也。一九五七年七月仲聯識

黃序

辛酉十二月，余注謝康樂詩既畢，念鮑參軍詩難讀，視康樂過之，繼將作注。與江山劉文子庚語。丈爲道歸安錢楞仙先生有注稿未刊，藏錢念劬許。竊幸參軍詩先我作注有人，因丐劉丈轉假諸念劬先生，鈔錄全編。錢注鮑參軍集，文二卷，詩四卷，附鮑令暉詩六首。余方在大學說詩，乃獨取詩注理之。既與諸生講習，時有所增注，又間採前人論鮑詩諸說附焉。於今二年矣。鮑詩之注，蓋有二難。錢注所據，爲張天如本，而宋本已嘆未見。今據余昔日鈔存王伊所校宋本及涵芬樓景印毛斧季所校宋本，則知文字譌異，雖宋本亦所難免。代東武吟「倚杖牧雞豚」，見之荆公詩及朱子之言者，宋本則「杖牧」作「仗族」；吳歌「曹公卻月樓」，宋本則「曹」作「魯」，「公」作「都」，「月」作「丹」；幽蘭「抱梁輒乖忤」，宋本則「梁」作「渠」；三日遊南苑「騰薊茂林疏」，宋本則「騰薊」作「勝舊」；發後渚「華志分馳年」，宋本則「分」作「公」；發長松遇雪「土牛既送寒」，宋本則「土」作「出」；冥陸方浹馳」，宋本則「冥陸」作「奠陵」；臨川王服竟還田里「送舊禮有終」，宋本則「舊」作「佳」；喜雨「何用知柏皇」，宋本則「皇」作「簞」；如是者不可勝數。此猶其易知者也。至若園中秋散「復切夏蟲

酸」，宋本「夏」作「夜」；代白馬篇「要途問邊急」，宋本「問」作「間」；採菱歌「含傷拾泉花」，宋本「捨」作「拾」；則非深理全詩，莫知其誤。蓋自唐以來，讀鮑詩者鮮，篇什多佚，文字之譌異，完本既不可得，諸本校奪，何所適從？況有諸本悉誤者，如吳歌「觀見水流還」，則亦無從校奪。注者之難，此其一也。參軍生不逢辰，憂危辭多，功名志薄，又遇猜主，故隸事過隱。而善自造辭，章法奇變，有類楚騷。採桑「綿歎」者誰？「揚歌」何指？代車馬客行故悲新喜，於事曷徵？代權歌行何以歎進退之不由？代白馬篇何以痛君臣之忘虜？代昇天行何以堅遯世不回之志？代朗月行何以見士夫無恥之風？代堂上歌、扶風歌何以慨想中原？中興歌何以諷刺朝野？又若從拜陵之爲葬后，游園山之爲華林，春羈之傷彭城，講易之隆素士，事隱義晦，如是者亦不可悉終。注者第求典實，無與詩心，隱志不彰，概爲藻語。此其二也。楞仙先生於千餘年來舉世不言之鮑詩，毅然爲之作注，淹博翔實，後學所尊。余以講習之餘，輒求其義以示諸生，則獲益於錢注者不尠。昔王龜齡注東坡詩，施禮初因其詳略而損益之，或穿穴傍出，佐以別載。余於錢注不敢有所損益，惟別載則不能無異焉。稿甫脫版，已復有增刪，慨其未逮，以俟他日。

癸亥十二月二十三日順德黃節

虞炎序

鮑照字明遠，本上黨人，家世貧賤。少有文思。宋臨川王愛其才，以爲國侍郎。王薨，始興王濬又引爲侍郎。孝武初，除海虞令，遷太學博士，兼中書舍人〔二〕，出爲秣陵令，又轉永嘉令。大明五年，除前軍行參軍，侍臨海王鎮荊州，掌知內命，尋遷前軍刑獄參軍事。宋明帝初，江外拒命。及義嘉敗，荆土震擾，江陵人宋景因亂掠城，爲景所殺，時年五十餘。身既遇難，篇章無遺。流遷人間者，往往見在。儲皇博採羣言，遊好文藝，片辭隻韻，罔不收集。照所賦述，雖乏精典，而有超麗，爰命陪趨，備加研訪。年代稍遠，零落者多，今所有者，儻能半焉。

散騎侍郎虞炎奉教撰

〔二〕一本云：「時主多忌，以文自高。趨侍左右，深達風旨，以此賦述不復盡其才思。」

張溥題辭

鮑明遠才秀人微，史不立傳。服官年月，考論鮮據。差可憑者，虞散騎奉勅一序耳。

明遠松柏篇，自敘危病中讀傅休奕集，見長逝辭，惻然酸懷。草豐人滅，憂生良深。後掌臨海書記，竟死亂兵。謝康樂云「天枉兼常」，其斯人乎？臨川好文，明遠自恥燕雀，貢詩言志。文帝矜才，又自貶下就之。相時投主，善用其長，非禰正平、楊德祖流也。集中文章，實無鄙言累句，不知當時何以相加？江文通遭逢梁武，年華望暮，不敢以文陵主，意同明遠，而蒙譏才盡，史臣無表而出之者，沈休文竊笑後人矣。鮑文最有名者，蕪城賦、河清頌及登大雷書。南齊文學傳所謂「發唱驚挺，操調險急，雕藻淫豔，傾炫心魂」，殆指是耶？詩篇創絕，樂府五言，李、杜之高曾也。顏延年與康樂齊名，私問優劣於明遠，誠心折之。士顧才何如耳，寧論官閥哉！

婁東張溥題